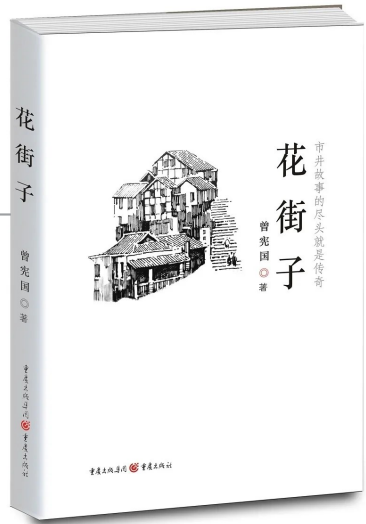


重庆作家曾宪国新书《花街子》发布

“我爱重庆，城市的魂已注入我生命中”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一条渝中区下半城的小街巷，藏着多少故事？12月9日，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日报、重庆市作协主办的《花街子》新书发布会在渝北区佳华·99 艺术长廊举行。

《花街子》是重庆作家曾宪国继《嘉陵江边一条街》和《入市》之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今年9月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在该作品中，他以渝中区下半城一条真实存在的小巷——花街子为“根据地”，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喝坝坝茶时听到的趣闻等为创作素材，描绘出充满温度的重庆市井生活画卷。这位77岁的作家仍在乐此不疲地书写花街子的故事，他说：“我爱重庆，城市的魂已注入我生命中。”

《花街子》讲述了哪些精彩故事？曾宪国为何对花街子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与会专家学者如何看待曾宪国的创作？

通过市井故事关照现实生活

《花街子》以渝中区一条真实的小巷“花街子”为书名，由《入戏》《弥合》《别无他求》《南麻布的家》等四部中篇小说组成。

花街子是条短小的背街小巷。短到什么程度？在曾宪国笔下，“若点燃嘴上的烟，呼出的烟子还没在嘴边散去，街就走完。”小巷虽短，但给予了曾宪国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除《南麻布的家》外，其余小说的创作素材全部来自于花街子和喝坝坝茶时兄弟伙摆的龙门阵中，我将这些素材进行组合，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曾宪国说，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从大山走出的农家女孩，还是热恋中的老人，都勇敢面对现实，执着追求美好生活，他们坚韧不拔、待人友善，是重庆人的缩影。

其中，《入戏》讲述出身寒门的邱小惠在下半城打拼过程中邂逅爱情的故事；《弥合》写的是退休教师罗长贵丧妻后与儿子产生隔阂，亲情最终弥合了感情缝隙；《别无他求》写的是老年丧妻后的李渝山，不顾女儿反对，与亡妻的闺蜜易华展开的一段黄昏恋情；《南麻布的家》讲述了一家三口赴日本东京生活，房东松花奶奶



《花街子》新书发布会现场。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的故事。

小说中的人物彰显着重庆人耿直、豪爽的性格，故事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是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

“我有很多工人朋友，他们和儿女相处融洽。反倒是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和儿女之间总有一些隔阂。写《弥合》这个故事，是希望长辈和晚辈之间可以多一些换位思考，毕竟血浓于水。”曾宪国说，对亲情、爱情的探讨贯穿他的创作始终，《别无他求》告诉年轻人，老年人也有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权利，应该尊重并理解他们的选择。”

为了让作品更贴近重庆人的语气、谈吐与腔调，曾宪国运用了原汁原味的方言写作。重庆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保留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让作品流露出巴渝风味。

和其貌不扬的花街子难舍难分

在日常生活中，曾宪国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人，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冲咖啡、看电影，但让他生活中最难舍难分的，还是充满烟火气息的花街子和坝坝茶。

曾宪国是如何与这条小巷结下不解之缘的呢？“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重庆日报副刊部工作，重庆日报家属院紧挨着花街子。”他说，“我熟悉这条街，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每一片肌肤、每一寸血管，这是一个让我感到舒适、惬意的地方。”

曾宪国14岁时就踏足社会，当过搬运工、电工、炼钢厂工人、煤矿工人、外线电工等。“我在城区供电局一干就是18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被调到重庆日报工作的前一天都还在电杆上工作。”曾宪国告诉记者，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喜欢喝

坝坝茶，在那段岁月中，他听到了不少故事，认识了不少有意思的普通人。在他看来，外线电工工作是他与这些寻常百姓生活的接合点、认识社会的重要课堂、小说创作的源泉之一。

进入重庆日报工作后，曾宪国在工作中采访了不少个体户，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写出了《嘉陵江边一条街》《入市》《雾都》等作品。他说，他的创作成果和花街子的滋养密不可分。花街子在不少人看来其貌不扬，但在他的眼中却充满魅力——蹲在街上大快朵颐的农民工、卖油盐酱醋茶的小店、开饭馆的商贩让他沉浸在蒸腾着热气的生活氛围之中，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我生活的下半城，是我小说的立足之地，那里的人和事，构成了我小说书写基层人物的创作元素，那里人们的喜怒哀乐在我作品里得到了反映。”曾宪国说，他会持之以恒书写普通人的命运。

曾宪国小说的魅力，得到了业内人士关注和肯定。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恰因对生活充满热情，曾宪国发现了一个烟火江湖，也发现了一条创作小说的独特路径。

《人民文学》原副主编宁小龄则这样评价：“曾宪国是一个对世俗与市井万象充满激情的参与者、观察者和书写者，我们应该为他绘制重庆下半城与花街子的小说版图，为他的地域性叙事，为他小说中熟稔的重庆方言，以及他书写的那些寻常百姓的命运，给予关注与肯定。”

一个作家和城市相互守望

与会专家学者如何看待《花街子》的文学特色呢？

重庆市作协相关负责人说，从《花街子》中，可以通过作者真诚的书写，从普通市民的种种经历中感受到生活的真谛。诗人、散文家、市作协荣誉副主席李钢说，《花街子》是一扇观察普通市民生活的门，通过这扇门，可以感受到市民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感受到这个时代跃动的脉搏。

“《花街子》是一部很有辨识度的作品。”评论家《红岩》杂志常务副总编欧阳斌表示，曾宪国是一个耿直、儒雅的人，他的作品中散发着老重庆的气场，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张文浩进一步指出，曾宪国的作品是本土写作与现代视野相融合的典范。他将生活体验融入写作的同时，淡化了重庆作为现代化城市的摩登气质，其作品所折射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意义，“每篇小说都生动阐述了不同类型的情感，值得读者深思，小说开放式的结尾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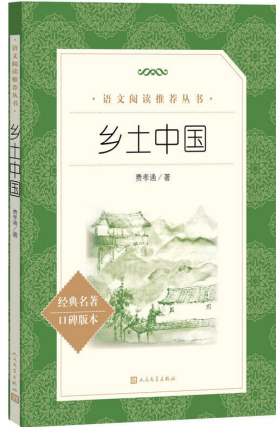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许大立说，陕西作家陈彦反映城市基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装台》已拍成电视连续剧，正在央视热播，曾宪国的小说充满巴渝风情，完全有基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屏幕，“希望观众通过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走近重庆这座独具魅力的山水之城。”

重庆日报相关负责人说，从曾宪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和城市的相互守望和彼此成就。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就像黄葛树一样，不管土地再贫瘠，也能扎下根来，不仅能存活，还能活得繁盛。重庆日报将不遗余力扶持重庆作者，助力提升本土作者创作水平。

在乡土间 读懂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

□瞿庭涓



再读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能够更理解“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怎么样的社会”，它的层次、肌理、成色是什么样的。70余年过去了，这本书仍具有启发持续探索的现实意义。

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20岁的费孝通进了燕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的新生择系摊位前，费孝通遇到了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老爷子。费孝通问老爷子社会学能解决啥问题啊，老爷子说“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

于是原本想进中文系的费孝通被社会学系“截胡”了，之后一路开挂：26岁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师从社会人类学巨擘马林诺夫斯基，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出版后成为欧洲专业学院必读参考书。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等身，代表作有《禄村农田》《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行行重行行》等。

《乡土中国》产生于费孝通中西空间交替和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10年。

从20世纪30年代末从英伦归国，到云南昆明、呈贡县，再赴美国芝加哥、波士顿等，其间又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10年间费孝通不断往返中国南北乃至东西两半球。

从英国回来不久，他对媒体说：“此后想静静地念一点书了，在国外觉得人家跑得太快，中国也需要人做一点研究工作。”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兵荒马乱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说出来的。彼时，费孝通在“呈贡的农村里赁房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他在猪圈之上写着稿子。

1947年，费孝通决定从社会结构入手来讲乡村社会问题，他要“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

费孝通先生年老时再谈《乡土中国》这本旧著时，对自己当年“在知识领域里面猛闯猛攻”“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甚是感激和自得。

这本是根据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约稿写成的14篇连载文章整理收录而成，内容包括了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农村生活、社会结构、家庭家族、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

开篇《乡土本色》一章，就点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中国人，一定会尝试在新的土地上种点什么；离乡背井的人担心水土不服，家中老人会备一包灶上的泥土，用土“煮点汤吃”；三户小村到千户大村，村落的人像植物在泥土中落根，互相熟悉互相信任，信任到如同母亲对婴孩，不用言语就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听脚步声就能辨别来者是谁。中间数章讲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治理方式。结尾三章《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是最能体现费孝通现代眼光的，他深挖数尺，找寻传统的根，但他又不固守传统，他看到了乡土社会终究要转变到现代社会。

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郑也夫曾评价：“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校社会学研究生入门考卷中最常见名词解释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教授和学者们认为，《乡土中国》中的这一术语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中最基本的基层结构。它讲的是关系和交情，以自己为中心，像小石头一样投入水中，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就如同水波涟漪，近则紧密，远则淡薄，有着差序。在这种关系中，对亲人同胞的孝悌、对朋友的友善和信任成为重要要素。

今天的中国距离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九成，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故土，城市进程加速。快速的城市化完成了财富创造，但慢下来思考，那些永恒如咏叹调似的乡愁好像渐行渐远。

可喜的是，如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之下，美丽乡村的图景处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乡村，文旅融合，实干创业，建设家乡；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回归乡野，鸡犬相闻，务点农事，稻花香里说丰年，桩桩件件都是乐事。

从《乡土中国》一书的第一次出版至今，阅读它的人不分年代和学科地与日俱增。

《乡土中国》的价值，并未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减，它为今天的我们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让每一个阅读者去大胆探索，一往无前。

质疑·合作·永不止步

——读《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名capo，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就像是至今没有向我们揭晓真相的量子一样。

量子力学作为当前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常人理解起来的确有门槛，很容易被贴上“高深莫测”“神乎其神”的标签。

到底什么是量子力学？如果我们看不懂那些深奥的公式和模型，有没有可能对量子力学形成基本的认识？

答案是肯定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就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量子之旅。当我们顺着科学史的路径层层解开量子力学的面纱，会发现，量子力学无非是人类在探索终极真相上的一次跳跃，类似的跳跃还有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人类文明进程中面临的所有新的认知，都经历了从玄秘未知到理论猜想，再到科学验证，最后成为常识的过程。

这本书的开篇就把量子力学诞生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摆出来了：光的本质到底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从17世纪开始便引发科

学家的争论，牛顿支持的微粒说最终占据了主流。但是之后的100多年里，波动论一举翻盘，几乎就要成为公认的常识。

但是波动论也没有得到完美的验证。1900年，英国物理学家、发明家开尔文在一次演讲中说，现代物理学头上依然有两朵乌云，分别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人们以为清除掉这两朵乌云，天空将变得明晰，却没有想到，乌云背后藏着两股颠覆性的力量，人类不得不再次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

第一股力量带来了相对论，第二股力量带来了量子理论，经典力学的时代一去不返。

在量子力学走到十字路口之时，《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作者笔锋一转，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登场了。

海森堡天才般地创立了矩阵力学，进一步推导出不确定性原理，提出我们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电子的动量和位置，他的老师玻尔以此基础提出“互补原理”，连同波恩的“概率解释”，构成了“哥本哈根解释”。

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石破天惊，颠覆了整个物理学的大厦基础，引来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物理学家们的反对，双方持续挑战和辩论多年，不断提出新的实验和假设，顶尖大师交锋，最终谁获胜了呢？

没有人获胜。

表面上看，哥本哈根学派成为量子理论的主流，虽然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但它的完备性和明晰性依然没有得到验证。1927年之后的近百年，量子力学在理论层面进展无比缓慢，多重宇宙、弦理论、退相干历史理论等都是新的探索，却始终没有答案，我们依然需要等待一丝曙光。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是一本好读的科普书，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极强，他不仅用生动诙谐的笔法重现科学史，而且能够调动读者的情绪，营造出武侠小说般的热血感，让我们丝毫不觉枯燥地进入量子力学的世界。

通过本书，我们更能感受到科学精神的可贵。这种可贵在于——质疑、挑战、合作、永不止步，拨开一层层乌云，带领人类走向终极的真相。



□江凌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群星璀璨，为了回应以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理论，爱因斯坦说出了“上帝从不掷骰子”这句话，他拒绝承认自然法则中存在着随机性。

在宏观世界里，爱因斯坦或许是对的，然而在量子世界里，这句话被打上了问号，这也是《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书名的来源。本书作者曹天元，网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